# 楊全甫諫草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

謹

題為

大禮

宸斷久定戚臣異議驟興仰乞

聖明洞察主持

宗社大計事本月初九日　臣等接得錦衣

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泰等揭帖

大典萬分難緩懇乞

聖慈亟賜舉行以慰群情事蓋為

皇長子

册立冠婚請也臣等心甚疑之及徧讀一過乃見疏中詞意種種足駭人都以

三禮併行為輕躁以先舉

冠婚後及

册立為循序嗟嗟此何事也此何時也而敢為異說若此臣等待罪該科義難緘默夫三禮并行又奉

皇上英斷方今朝野臣民其誰不翹首跂

足望旦夕

發勅舉行者乃秦等忽云

冊立之事尤爲綱常重典縱難以緩亦難

輕率又云

冊立冠婚不可不舉但三者并行則涉於

馳驟夫以十九歲之

元子儲位久虛

冠婚尚滯即一朝并舉猶懼已遲何得

謂輕率何得謂與驟泰等既明知係
綱常之重案何反欲延緩乎是誠何
心臣等所未解也至三禮事體相因
原不容紊節奉
聖諭每稱
册立冠婚挨次舉行即定序也乃泰等輒
云惟成人而後可以治人或者
冠婚先之而繼以
册立庶使事得循序而舉不失之倉皇阻

滯夫
國家事未有名不先正能使言順事成
而禮樂可興者如謂
而立可後
冠婚不知三加彌尊當用何冠六禮告
行當稱何號泰等既留意緩急先後
之辨柰何反欲阻滯乎是又何必逕
等愈必未辦也噫使泰等無知妄議猶
可言也使泰等有心異議不可言也

上裁
皇上久定之
聖衡下逹舉朝共請之公心其關係豈渺
淺哉伏望
皇上虛心詳察一意主持悉踐并舉之
明綸無渝揆次之
成命庶邪謀永杜
國本不搖
宗社靈長之慶端必賴之矣臣等愚昧不

識忌諱無任惶悚懇切之至緣係

大禮

宸斷久定戚臣異議驟興仰乞

聖明洞察主持

宗社大計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具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
謹
題為
纖闈掄文多謬貢額徇私謹遵
例查參乞
賜議處以信
明旨以昭公道事竊惟科場重典惟以登
正文體杜絕私弊為要邇來上屢
明禁不啻三令五申然猶屢乆情之易玩

也特令科部於塲後查參
功令森嚴臣子宜何如凜凜乃不意今歲
順天塲依然恬不知畏也近據儀制
司送到閱過試卷有以文理駁者有
以卷號駁者臣等覆詳已確敢不為
皇上陳之查得萬曆二十五年該禮部條
議科塲事宜內開文理險僻怪誕及
荒謬不堪者奏
請黜革主考等官分別叅治等因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是又場中文字非但險怪
者難以不經見點即荒謬者亦當以
不堪并斥今閱順天奏壓多鉤棘紕
謬勢難徧求姑舉其甚如第一名趙
維寰首篇破承云聖心無能信無能
為聖已非不多之本旨矣而入起又
有道焉無不能等語衆多能之能否
至大講處以六經將聖一節對大宰
知我數句有此體否語雖意禪繳更

迂泛總之以依奇而傷雅者也次篇起講云斷制顯於外即不顯是顯已非不顯之本肯矣而入講又有得惟得於入筆語不知君子無入不自得果有如許之割裂否耶至於實絜精之說不可解驕倨陵援之意不相合總之以好異而成謬者也孟義雖僅爭字句之差而一論則大涉怪誕之甚如云其體近虛其中無有而物不

實又云我所歷人亦不實我所不有
人亦欲無又云不先自爲實以起天
下之厭虛不先自為有以起天下之
厭無又云十人不必借資人人人人
不必借資一人人讀之徹尾太率杳冥
反之本題茫無干涉所謂歷無寂滅
之談非耶此卷論思誠着論學殊僻
刻削隃詖士君子皆謂非盛世之文
且

京闈係四方之極而解元又一榜之首
傳此以風示天下甚非所以為訓也
第三十六名周希令學本荒蕪詞多
迂謬如首篇有下之職詳不若上之
職要等語又有窮無窮極無極紛如
秩如等語又有行有坊表治有一隆
寂如宛如等語又有如水造冰冰還
水取一漚水具大海味等語次篇有
宮府宜一環填易通等語又有上天

道天高而聽卑下地道地卑而上行等語三篇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防而防等語又有先憂之道從得之危微之主等語天此輩可中是裘白者倘能登第無感乎高才之見置也第八十七名真所性中本實鳴外剽竊吻如者篇有雛岐之心頹墮之境等語文有無其能心無其多心雖心化多心亦化等語又有無繇

多事擾其無事勿以多心亂其無心
等語次篇有我為位之樞我為位之
衡等語又有為天地立心惟此位為
生民立心惟此位等語又有人有一
定之位斯有一定之在在位而無在
之心人有一定之在斯有一定之心
心安而有安之實等語三篇有試觀
今日之域中竟是何術之鼓唱羣黨
又有夫吾也乃斯道所寄寓之吾而

為天下所托之吾亦先聖所屬之吾
而為萬世所寄之吾等語然有斯道
不可無吾故先聖不可無吾先聖存
可無吾故後學不可無吾等語夫此
皆可中是乳臭者偏能入數無惑乎
佳士之多遺也至言百四十七名苗
負戒三場文氣亦自潤大但賄買之
說喧布長安甚有操集書者組成時
義家播揚其醜者事發瞍勝兵等賊

不敢以風聞遽信但核卷首篇承破
中即有不知多能之落於藝及能且
不着二語夫着落兩字已涉懸疑且
收身落卷則人言安保其盡無影響
也并庶幾明以俟公論至一百四十
九名許國士查與周希令均係春秋
竊聞主司播口每謂孤經無多佳卷
不得不擯瑕取瑜因舉縱不敢盡以
此言為虛但本卷瑕不勝指瑜無足

稱甚且用句欠通堪貽笑柄抑何取
於績懋也
畿輔藏經未必乏才至此亦應糸摘以
防作戍臣等所謂倫文多謬者此其
大較也又查得萬曆二十三年該禮
部題選貢入南北監肄業或撥歷在
兩京者當科舉年分則就南北京應
試既其撥歷而出歷滿各歸本省如
遇鄉試之年提學官照例於科舉正

額外考選起送且以本省去許應本
省之試既無額可拘自不應前號可
辨惟混同庠士一體校藝等而奉
聖上依擬行飭此是歸籍選貢應中生員
之額在監選貢應中新增之額涇不
明甚乃今提調府丞喬璧星徇鄉
曲之私屢變
朝廷之法將入府歸籍選貢初場已與
一生員同編三乘成字號至二場三場

又恐與在監選貢同編四字號是明
示直隸選貢可拔卷而知以爲侵奪
中額之地又謂直隸選貢計數一百
六十餘名於四號選貢中宜中七人
其卒也果以七人中矣噫有是哉府
臣之權力一至此乎夫人臣之罪莫
大於尊擅選貢之編號增額
明旨昭然豈以
皇上未與庠士同校而府臣必主與監生

同校

皇上特賚額以廣惠羅髦而府州縣分額
以市恩梓里此何等法紀也撤闈之
後府臣自知為公論不容因而援擬
撫轅首謂生員中額原設一百名選
貢不得相攙夫自奉
旨以來各省皆有歸籍選貢查已到試錄
如河南選貢中十餘名少者亦五七
名何嘗於生員額外另增一名而謂

生員之額不得援耶又謂丁酉援中
入名致在
廷諸臣交章論列迄今未敬夫例奉
欽依諸臣何曾交章何曾未敬獨有候補
少卿傅好禮曾形之疏議而禮部覆
已奏寢矣重以奏寢之疏而猶可援
之為口實職又自謂曾具疏題
請候
旨未奉夫

朝政未有不奉

明旨而可徑行者既

新旨未得則

舊例當遵何得自用自專而變亂成法乎

又請場前曾與閣部商議選貢編號

或從此從彼惟視廣額之

旨下與不下為轉移夫廣額之

旨從禮部請也部疏止議廣額未議侵額

以廣額特恭之

旨而欲決侵領來下之疏其與閣部曾私
議否臣不能知但紀綱法度之
朝決無此體而不意今日有之也且科
場以文衡士本行之內未聞分省分
人籍令直隸百六十餘人即見有肖
監得與各省選貢同試亦當聽其校
文之優劣爲中之多寡何至計數均
分若宰社然是遵何例設謂宜爾則
別省選貢皆當各分一數何獨有衆

寡有無之不同即持衡之任亦僅可
付之一書算手從數之派定矣亦安
用此糊名易書分簾校閱為哉以
國家掄才之大典任意低昂以
君父久定之科名從請予奪若府臣者真
可謂無人臣禮矣臣等所謂賣額徇
私者此其顯跡也抑臣等猶有說焉
文體敝壞咎在士習然使主司導
例弗收則士習自正乃主司先自好奇

故一遇恠誕佶屈之句即不勝嘆賞不復計全卷之優劣本房之棄置經列高等者比比是矣至於以維襄之論登之程錄種種禪玄已為可訝乃其心猶以為未足又自增數段如云非慮不德而求慎見德覓慎即慎與德強執體用是不慎之慎非慎之慎也夫非防不慎以求先因慎覓先即先與慎強執次第是不先之先非先

之先也又云慧根發植玄符自舍非
寐非怪無欲無營又云有物渾成先
天地生宿於丹臺名於遂初諸如此
類恐魑魅魍魎之談不誕於此矣夫
詞林之文多士式之
京闈取選四方觀之今主司若此取士
若此將來必用都綱提點共與文衡
錙衣黃冠並俯計吏其為孔孟之害
可勝慨哉竊謂今日欲懲險怪之風

在士子固不可輕容而在主司更不
宜輕貸者也中額擅侵咎在提調然
使考官執
例弗從則提調亦何詞之抗乃考官素
習脂韋一任權勢順指氣使提調曰
回籍選貢當與在監選貢同校試官
即與之同校提調曰選貢中額當計
數均分試官即與之均分且關通關
之際試官慮及指摘已從提調處索

一印信手本以為交質夫無質猶可
原也謂不知有
明例在偶為提調所欺有質則無可原
也謂已知有
明例在公然共謀而共恃之矣至於不
校文之優劣而校人之多寡
皇上試問試官二百年來有此事否將請
言於數之偶合已有提調之辯揭可
憑將托詞於人之我欺或不宜亦偶

之甚一至於此豈不辱文衡而大負
任使也哉竊謂今日欲明專擅之罰在
提調固應首坐在試官亦不宜末減
者也夫臣等與科場諸臣非但素無
瓜葛之嫌抑且間有交知之雅特以
明旨在前清議在後職掌攸關不得不糾
發如此至樹怨召讒臣等且聽之亦
其之矣伏乞
皇上嚴勅該部将歷查覆次

明旨從公議覆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乞將
考試官右庶子楊道賓侍讀顧天埈
提調官順天府府丞喬璧星及指摘
舉人趙維寰等分別重處庶
禁例不爲虛設事權無敢擅侵其所裨
於士風政體當非淺鮮矣臣等無任
翹企待
命之至緣係
畿闈掄文多謬貢額徇私謹題

例查叅乞

賜議處以信

明旨以昭公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具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科場文體不經大悖
明禁乞
賜議處以端士趨以肅法紀事竊自文體
日壞士習日非所關世運人心甚非
尠淺故屢經申禁一曰悖朱註二曰
用佛經
明旨森嚴豈容玩視乃今覆閱各省直試
卷仍多悖違內除全場之中僅一二

卷全卷之中僅三五句者姑不槩摘
外至於離經畔道之尤如川湖兩省
臣斷不能為之諱矣四川論語題君
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全章夫此題觀
朱註自責謙詞一解其義自昭乃中
式諸卷率以道體本空為無能聖心
本空為自道滿紙禪語幾徧一榜蓋
姑舉其甚如第一名丁紹春講云道
本無象其種種名理皆添入之見雖

夫子方寸內渾乎未有渝也泊乎未有萌也見解忘而并忘見解之心亦忘更得於無之中自增一一有之障乎道本無形其念念體認皆紛出之情識夫子幾微內虛不眞以實也潛不耀以顯也情識泯而并泯情識之心亦泯更得於無之上自加一能之累乎此二比耳外仍有君子待之以爲高者聖人忘之以爲大等語文有家

於太初之先莫大於無能而有能為小質之清虛之地莫要於無能而有能為粗等語又有融會得盡淘靜得空與夫无始境界及夫不解不齊等語不勝數也能不二名胡繼先講云吾想夫子之蓄此至神也神故宅之無朕遊之無方而內領本來曾無有仁智與勇紛立而為三者是侗乎未始名象之初也夫安得於未始名象之

內道之以為有、又想夫子之運此至
化也化故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曾無
有憂懼疑惑檢制而後無者是兇乎
未始識知之原也夫安得不於未始
識知之地道之以為無此二比耳外
仍有無者道之真亦聖之真等語又
有聖人洞見其空而自神闡發等語
又有能以人造無以天合等語不勝
數也第十九名方重講云有可感遂

斯有端倪之求尋而聖人以無體為
體則三者宅之淵寂而無其根亦妙
之員通而無其意且得以擬議加乎
故內忘其體自不見我於體而見我
之無所能也有可應緣斯有迹象之
為執而聖人以無用為用則三者與
境會而無其感亦與迹化而無其應
且得以應緣執乎故外忘其用自不
見我於用而見我之無所能也此三

比耳外仍有道無可道也無可道故
賜謂自道等語又有要集於仁覺生
於智定生於勇而我肯然若喪逍遥
物外神游象先坦夷世途而我冲然
若虚等語又有非聖人不能自釋其
心知亦非聖人不能自證其道體非
聖人不能自道於天能亦非聖人不
能自化其我見等語不勝數也第二
十七名譚讌益講云蓋唯疑慮蒙撼

之遁為乘也而後有不為所乘之用
則此中空洞不即境而自無可乘者
是夫子虛無之真體而自為呈露者
也又唯清虛剛大之合為涉也而後
有不為所涉之境則此中渾淪不離
真而自無可涉者是夫子無物之天
機而自為發抒者也此二比耳外仍
有我無適而迹象為虛我有適而迹
象為着等語又有現前皆是真機而

世累塵緣無不可以執樞遣名理皆
非吾有而道德性命有不容栰筏域
等語又有此非自融理趣固不能志
聚數而默證乎太虛又非冥契聖眞
夫孰能返無名而領解乎默體等語
不勝數也第六十四名余化龍講云
道有自離而後合者則合之名以離
而立夫子不緣離以爲合又安所得
於若眞若虛之境而自呈一合之形

象也亦有由失而後得者則得之猶
以失而彰夫子不據失以為得又安
所得於至空至洞之府而自是一得
之境界也此二比耳外仍有無存注
并無無存注之心無排遣并無無排
遣之意筆語又有消於何起成於何
門及不知心載道道載心不知道忘
我我忘遺筆語又有大道無名原不
肴象於有大德不有亦不覺自道其

無等語不勝數也此五卷者川文之
大較也湖廣謫語題君子不憂不懼
夫此題觀下文內省不疚一語其旨
自明乃中式諸卷率謂君子視世為
幻境視身為幻形侈口禪玄亦幾乎
榜茲姑舉其甚如第十一名王之棡
講云迴憂懼之原則當無我時憂懼
從何寄迨寄之後而友認寄為我焉
則憂懼始自無而適有然而有者終

非有也君子且若素位又若妄緣盡

實之不有而奚事袪除也極憂惧之

變則嘗有我時憂惧始為緣造緣之

後而反困緣為我焉則憂惧乃自有

而愈有然而有者終為無也君子且

若嘗之又若遠之盡游之若無而奚

俟杜絕也此二比耳外仍有在物者

豈盡不攖而不必以我造適在我者

豈盡不緣而不必以我為遣等語又

有迹於境而不起於境生於心而且
關於心等語又有抱一而屢則自視
其身身且非我有也何縁而忽有憂
懼憑虚而御則泛觀其物物且無其
物也何自而執有憂懼等語不勝數
也第三十八名李正芳講云人心有
虚實二界憂與懼之迭乘其無乃離
於虚而溺於實乎君子虚遊其舍方
且人喧而我寂形開而神恬曾何鬱

實相於可憂可懼之來而自碍吾太
虛耶人心有靜躁二根憂若懼之偶
涉其境乃越於静而即於躁乎君子
静持其髙方且淡乎其無營泊乎其
未起何致伏躁怨於傒憂傒懼之困
而自弛吾静主耶此二比耳外仍有
雖未嘗搤揮以閉其中關亟固不必
彌陽以杜其外搆等語又有君子不
逃境亦不着境君子不迎念亦不弛

忿等語又有自樂其樂而非樂人之樂自適其適而非適人之適等語不勝數也第五十八名楊學奇講云盖有憂懼心必有心憂懼之心而虛中忽起一意則心之源不靜君子直於其源化之而太虛不動物無能為之動有憂懼心必有遺憂懼之心而意中又起一意則心之流亦不清君子無俟於其流起之而意無其意無物

能消其意此二比耳外仍有更不必定心於極而心自定更不必息念於靜而念自息等語又有非其因生而滅非其因起而除等語又有諸緣皆易斷惟心不易滅惟真心徧滿妄心自滅既滅妄心自永見真心等語不勝數也第七十名程士升講云人世之柴柵一立始而不得其形則懼[illegible]也既而益惴其後則鼓端也兩念并

結於方寸而暗中之淵欲已深此中之解脫一透前之憂不能牽則必盡也後之懼不能膠則境忘也百慮俱融於一念而宗襟之逍曠已遠此二比耳外仍有適来者時適去者頃等語又有宵焉咨焉之裊悒焉蘇焉之私等語又有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故憂懼無所寄等語不勝數也第七十七名道以脩講去出世者之不然然

世住世者之不能出世此之憂懼凡
以為世繫耳君子則有所適而心無
去有所留而心無住世世不得而繫也
世故不得其神故神有餘適矣且不
見其憂且懼者而安往不得恬愉樂
寂者之不能逃喧與樂喧者之不能
逃寂此之憂懼凡以為境役耳君子
則譁寂不見其靜語喧不見其紛境
不得而役也境界不羈其神故喪有

餘閑夫且不知其發且惧者而何處
非其坦適此二氏耳外仍有神理宅
於不遷之宗而當境常定等語又有
立大宗以妙萬應及有數曳於天釣
等語不勝數也此五卷者制文之大
較也在士子方炫奇吊詭在主司復
厭常喜新大亂聖真髦并
功令誠何心乎設謂時尚固然滿場皆
是不容不爾然亦當於批點之際明

註醇疵瘢法戒猶昭求為大失胡乃意愈禪而圓愈容詞彌誕而中彌高是明為異端樹赤幟也如謂道本空靡西方之教原有可尊則身宜削髮披緇潛伏野寺自傳衣鉢誰其禁之明乃以棘院為叢林借資與為剃度詎非名教之罪人也乎臣嘗考宋之名士劉幾為文務險怪語當歐陽脩初主試事而幾之論曰天地軋萬物

茁聖人發脩曰必劉幾也輙痛斥之
且以硃筆橫抹其卷時謂之紅勒自
而文體遂爲之一變及脩再主試事
幾因改名爲煇其堯舜性仁賦有曰
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
形爲四罪之誅脩大稱賞復擢爲第
一由此觀之可見士習靡常惟視上
所好今臣指摘諸卷大都才氣宏懈
想嚮高明之士果何難返歸馴雅發

宋之劉幾良由邇来試官無歐陽脩其人故士競投主司之好遂成狂瀾不返然則誤天下時髦而不得為聖人徒者非主司其誰也臣謂主司清夜自省當必愧悔無地又安得浪言科場陷穽而且多方為倖免計哉嗟

嗟今天下最可憂者

朝綱日玩法令難伸就科場一事往往以狥情廢法故臣於五月間即有條

議已詳法紀未振一疏蓋慮已深矣
未幾順天以首善之地既掄文多謬
又貢額徇私臣循職糾參無非欲為
朝廷一伸法紀耳不謂至今靜聽兩月
未蒙
批發是
皇上申飭之
明旨竟托空言而言官奏
例之彈章徒惹空態將士風何由而再

法守何由而肅乎臣竊惧之矣伏望
皇上留神省察亟
勅下該部將四川考官楊一燦趙拱極等
湖廣考官沈淮張其廉等并原參順
天府外簾官楊道治顧天峻喬璧星
等及舉人丁紹春王之栩趙維寰等
逐一列名
上請議處如例庶邪既闢
雅化自弘其於世運人心殊非小補臣

無任趨延待
命之至録係科場文體不經大悖
明禁乞
賜議處以端士趨以肅法紀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
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奏為認罪回話事臣於昨歲十二月二

十二日因川湖文體不經具疏糾正

業候

旨月餘矣忽於今年二月初二日得前疏

發下奉

聖旨禮部知道本內如何犯寫朕名不行

迴避楊天民着回將話來欽此臣聞

命自

天猎弱無地及細加檢閱始知單犯
御諱一字臣竊加懲艾已悔罪無及蓋緣
臣所錄者乃場中之文而臣所犯者
即中文之字依樣抄謄坐是失於檢點
檢茲蒙
聖慈寬臣斧鉞責臣不行迴避臣有何辭
但乞
皇上鑒臣平日敬慎之衷憐臣一時疏忽
之失

齿賜涵宥則
浩蕩之恩或有出於臣之望外者矣臣易
任悚慄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初二日具奏
留中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奏為久病曠官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自備員闕糜

廩幸踰三年署印且居二載兼蒙

任使監察工程遭際

聖明捐糜莫報詎意忽感危症萬不得已

不得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蓋臣禀受原豐居嘗不以風寒

暑濕為苦頃當乍寒乍暖之時自恃

素壯不知避忌遂致感冒表裏受傷
然呻吟中尚念科員甚乏此病苟旦
夕可愈分當盡瘁曷敢言去兼念工
次垂成此身苟須臾可待倒得徼
恩又曷肯言去無柰中邪日深久益困憊
發延醫吳海等胗視俱謂陽氣耗弱
非假數年調攝決難以藥餌求痊臣
聞之始不勝大懼蓋非獨為一身慮
也良以科務殷繁一切

命令疏章看詳曾無虚日是其經月可騰
之官工程緊急一切錢糧夫匠稽核
全在親臨亦豈臥榻可了之任尸位
待遷素餐廢事即
浩蕩之恩終不問臣而臣益有餘辜矣近
查得萬曆二十七年兵科右給事中
劉道隆曾因病乞歸維時亦值科臣
缺乏亦有帶管工程但緣真情所迫
隨蒙

恩允放令臣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勑下吏部照例查覆容臣回籍調理庶有
更生之望可免曠職之虞公與私負
為兩便臣無任顒乞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具奏
留中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等官臣

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典愈遲人心愈惑懇乞

聖明省悟刻日

俯諭舉行以永安

宗社事臣等竊惟太子者國之大本家之

冢嗣樹本欲固未有不自蚤正名號

始者衍嗣欲昌未有不自蚤諧伉儷

始者今

皇長子二十齡矣

冊立之期已過十年

冠婚之期亦越五載

皇上試想今日

宗廟

社稷大計

纘承啓佑良謀事尚有重於此者乎情更

有切於此者乎列乃

屢旨雖明竟無一踐且近於舉朝公
請俱
留中不報即間有別
諭亦復以必不能究之珠寶為詞是
上之意益不可知而下之情益不敢信矣
夫
上不可知則窺伺之端也下不敢信則逢
迎之漸也有窺伺將有覬覦有覬覦
將有陵逼有逢迎將有黨附有黨附

將有鬭搆怨釁醸變臣等雖不敢盡
言然古之名臣則嘗言之矣昔楚共
王不豫定世子侶進曰楚必多亂一
兎走於衢萬人逐之一人得之萬人
不走分未定則萬人皆爭分已定則
貪夫知止今楚多庶子而世子不定
亂自此生矣又宋仁宗不豫建太子
司馬光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
今寂無所報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

秋鬥盛何處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
遠慮特欲倉卒之際立其所厚善者
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
哉由此觀之可見計闕儲二不必君
父實有他念顯有別圖始足貽亂惟
當機察斷及汗確常即足基國家之
隱憂不小也
皇上味古人之言决今日之策尚可猶豫
徘徊循沉為久安長治慮哉况男女

之欲娛時而開父母之心推情而體

豈然

萬變之孕禮意誠旺之日矧述在望鼓瑟

難調竊恐然瞶久而侵側為勞鬱結

深而情神鮮暢此自關

皇上天性之愛又無佚於臣等之咒咒也

臣等待罪披垣分宜力諍迺僅附名

公疏則以

旦夕靜佚之旨可信可待恐冒激阻之嫌

耳乃今時已徃矣望已負矣抑豈敢

效尤將順首鼠兩端哉

朝廷糾繩之司誤

國家

宗社之計哉伏乞

皇上鑒臣苦衷

鋭意亟行毋[illegible]

成命以贅中外之心毋泥曲説以來讒賊

之口將

冊立冠婚諸禮

王乃所司刻日并行焉

國本固於苞桑

聖祚綿六代繼三代有道之長不得過

於今日[illegible]代[illegible][illegible]二十月

叡嚴無任隕越[illegible]

命之至緣係

天與僉遵人心愈惑愈乞

聖明省悟刻日

特諭舉行以永安
宗社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具題本
月十二日奉
聖旨皇長子及諸子長幼天倫素定
祖宗家法朕所恪遵冊立冠婚分封大典
已屢有明旨曉然有何疑議惑亂有何
迭迎覬覦有何陵逼黨附況春初內外

遵旨靜候乃即擇日命其移居矣是果欲遷延乎是皆因爾等奏擾瀆阻乎今各該衙門已備造應用器具擺有次第正欲降旨擇日舉行楊天民等這畜物輒敢逞臆瀆阻假此要譽沽名而實壅閼遵緩好生可惡本部當着閑究治內楊天民王士昌都姑且降雜職調極邊方用不許朦朧推陞其餘各且罰俸一年該部知道

廷議附

東兵留撤議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楊天民議得
閫外自有專寄軍機非可遙度東征
之役總督以身任之者數年於茲請
兵則予兵請餉則予餉稱有功則功
無不酬稱無罪則罪無不赦果何事
不由議處不任主張今奈何敘功徼
賞之後獨欵以

廷議決撤留抑且一倭奴也向言其不
来今又言其必来一戍守也向言其
當撤今又言其難撤轉換不一倭
廷議將奚憑焉如謂單國機宜當共圖
長便不宜互涉推諉不思以朝鮮之
視倭奴
中國之禍倭其利害之關係孰切以廷
臣之料敵較督臣之料敵其情形之
親聞孰真今舍利害切身之朝鮮而

覈其不必查議移督臣身親料理而

專而欲廷臣以臆決代之無乃舛乎

况戍鮮易安鮮難留兵易供餉難有

謂關白已死各島爭雄倭必不能大

舉者有謂近鮮一二島其來易禦或

我當頭欲歸者有謂我兵之擾甚於

倭者有謂留兵之害甚於撤兵者有

謂

務識已空

中國已散即欲留兵其餉當聽朝鮮全
辦折色不煩
中國者有謂朝鮮若棲雖欲撤兵不敢
明言者此等情狀是臣何得決之若
責功於已而嫁禍於人遼臣方欲愚
廷臣廷臣復以此自愚勿論取笑於
上天且貽笑於青史矣今日之議惟
當責經臣與鮮臣自決
朝廷以賞罰隨其後庶爲長便謹議

萬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illegible]

朝鮮國王請易嗣

禮科參看得朝鮮國王李昖易嗣之請一至再再至三矣始終不過以長子臨海君珒性資凡近且曾為倭所虜次子光海君琿好學聰明又能號召散亡遂謬襲以賢以功之說決意舍長立幼矣不知此敗道也國王未之深思耳蓋立嫡立長萬世常經亘

古亘今未有柰常而不釀亂若臨海君縱性資凡近未聞有失德可指柰何便謂不堪繼承脫光海君賢矣名分所關賢者必不敢僭彝倫所係賢者必不忍僭又安得以幼奪長而冒不韙之名耶當王京既陷即國王亦且播遷自不當獨以臨海君被虜為辱雖光海君曾𣳾全慶罕事然卒未見有戡亂定難之勳此謂五十步之

走則可若謂國家由光海君再造可
藉口於世亂先有功也誰則信之況
當此卧薪嘗膽之時欲為此亂常召
變之事無論內難將生倘日本假此
為由稱兵再犯則向年猶侵彌之寇
今且為有名之師矣
中國即欲復為撻伐亦將何詞之執恐
非朝鮮社稷之福也抄出慎之
陸巡撫郵典

禮科參看得四品已經考滿官止賜祭一壇例也原任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陸萬垓積俸雖深終爵四品乃其子大銳陳乞䘏典若葬若廕若謚統歆徽恩於予祭之外則例之所不載也縱欽賞可紀頗未必躬履行陣恐不可以言軍功即旅櫬可矜頗匪係取義成仁恐不可以言死事至謚以易名典更鄭重既有定制自難任

情總之固不宜苛尤不宜濫抄出亦
稟裁格例可也
韓侍郎鄉典
禮科參看得已故侍郎韓世能曾充
經筵
日講之日又叨三品考滿之後祭葬常典
或可循例微
恩至贈謚兩端自非卓行高品純粹無瑕
者

朝廷原不輕許茲聞本官行誼碌碌品
格畢畢歷年屡辯彈章至今猶多遺
議即前此
恩蔭尚出繇吏部之執奏可據也而
猶援隴蜀之望乎情自無厭例則難
徇抄出慎之
張尚書郎典
禮科參看得易名之典關係最重非
若祭葬之僅諭官階亦非若贈廕之

覈論勞勣故條例中明謚典一款必首稽生平有無論劾非公論久服竟無職疵者不輕許焉其慎如此原任兵部尚書張學顏歷多年其宦績因讒有足述但陰陷御史劉臺一事屢見彈章大犯公議而粉飾衰朽等說又其末節也當贈廕之請已見人言嘖嘖使非藉賸孫賓緣之力在吏部必不欽覆在

朝廷必不肯予則亦安所稱公論文服毫無瑕疵者而後覬及於天下萬世必不可私之謚典式況近奉
明旨議奪議補正在講求誠介從論定不吏妥乎不然竊恐始侈且多則今日之言未必非忠告也抄出酌之慎之
雲南撫按總鎮進發土儀
禮科參看得雲南撫按總鎮陳用賓等會疏類進夷人方物并獻各官歷

集所受並藏一節為照諸夷內附已
久土儀僅屬私文撫鎮諸臣果能推
心撫與御部隗未必見疑縱欲瑞口
為廉則將來自有體例乃今一旦取
而負之

朝廷所難解者也然詳原疏不過恐年久
湮沒而已查自嘉靖三十九年至今
凡四十餘覆條件分明通傳無慈何
獨今日遽慮其湮沒也乎又不過欲

自明臣節而已夫外夷私傀人所共
背叛無論無節可明即使人取我棄
亦不宜以臣子棄置之物交欲為
尚方使用之器不裁以
例凡為背逆此等舉動遠類前代落
敵進奉之風近似合時并堅孝順之
態大體可惜通聲當防拙出仍宜嚴
校往例有無酌為覆止可也
阿南御郵輿

禮科叅看得生員何佁家為其父原
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何洛文陳乞
卹典一節為照洛文昔年講讀舊日
而以被劾致仕者哉夫論講讀之文
朝廷誠當念其舊而酬其勞但核致仕
之由公論又多優其文而卑其品今
查條例所載重在侍從則有云云
特恩所加者固例也重在清評則有云悉

行停止者原例也核度二者之間參
差或不容已而斷斷不容輕予抄
出所之
該尚書飭與
禮科給事看得飭與條例內稱被劾致
仕官員若累罪過服彰清評共棄則
不拘見任致仕悉行停寢蓋杳不任
內京刑部尚書殺止民生平封爵冒
功狗私激變詐織狀結無暇纏精

畧考其賄䝭權要一節如珊瑚穠𦶜金珠犀象等物扛餽汪陵者以百計扛餽馮保者以四十計扛餽游七者亦以十計原疏臚列至今猶汚人口頰所謂罪過昭彰清評共棄者寧有兩手生前僅從致仕徼幸已多死後尚敢希
恩無忌殊甚抄出㸃之
余侍郎邺與

禮科參看得淑人徐氏為其夫原任
兵部左侍郎余立陳乞
卹典一節為照余立考察自陳致仕官
也曾經三品考滿於例止應祭一壇
半葬至於贈諡錄蔭苟非勳猷炳耀
節槩孤騫者不宜倖覬茲按太官生
平雖稱斤斤自守第撫應天則左袒
豪宦人嗤坐視焚坑佐樞莞則莫展
一籌自處傍觀木偶所謂碌碌者耳

得徽茶類如例及兵尚可他有希額

式抄出酌之

官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有賞諫作忠之典榮哀無闕

於殁存政當紹庭訪落之初志亨尤

先於繼述其有功存國本身黨遵跡

方需不次之恩而久抱云亡之感襃

崇尤宜並焉爾原任禮科右給亨守

降貴州黎平府永從縣典史參議天民

浩氣雄文元心峻節明廷丹[illegible]壯[illegible]
分符首嘉治行之高特擢糾[illegible]之[illegible]
而爾嶠然特立知無不言紛[illegible]一
代之闕文制科洗通時之[illegible]
史冊功之賞竊甞言則之[illegible]
抱其浩心批瀝矢其危論一[illegible]
萬里披荒方賜環之有期[illegible]
已定幾塊可惆悵命宜光禄[illegible]
爲光祿寺少卿錫之誥命於[illegible]

升華青簡垂直臣之譽龍綍渙罷泉

臺賁永世之光眷乃明靈服茲休命

天啟二年九月　日

諭祭文

維

天啟三年歲次癸亥閏十月丁亥朔

越二十四日庚戌

皇帝遣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河

東道協理糧儲監督鹽法右參政王

家賓

諭祭原任禮科右給事中今贈光祿寺少

卿楊天民曰惟爾磊落才猷璘珣瓦

節竊鑒廷對再歷花封方視民以加
傷遂補君於有關七年執掌教匪滋
於梧垣三易按花忠已通於祖[illegible]
星既正甘自垣光少海可遐邇無戚
項放棄維鄰於汨水羽翼宜奚[illegible]
山未及賜環遽嗟宿草彰
先朝之遺直需舊德以彝章晉秩踰榮加
遵錫寵款茲渥典